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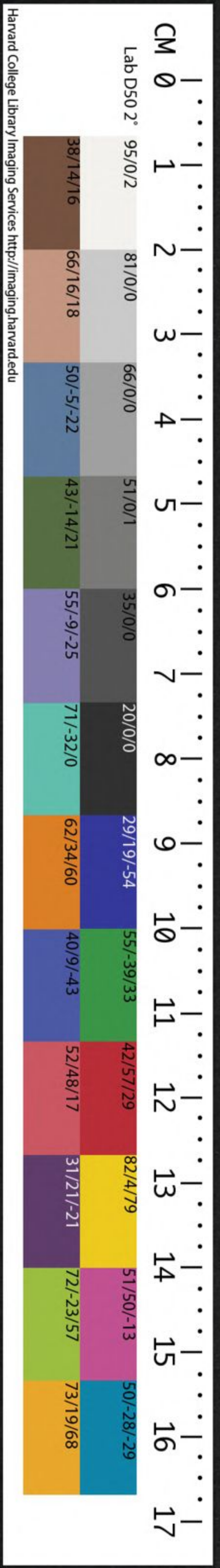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十二

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凡二十七年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夫餘寇

玄菟夫餘國名夏四月羌寇二輔

五月地裂

書法 地裂非小變也自和帝永元七年一書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簡曰時書之終綱目

書地裂二詳秦庚午

是月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
吾不西行大福不解乃入頌陽說竇武及尚書霍
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
此誠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
杜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厲鳴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
緄劉佑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張陵姚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
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
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
可待問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
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端無德為災陛下所行
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
魏重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
王甫疏獄詔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爵
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
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

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
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
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
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
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
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
殷陶黃穆待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
遂道還初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
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史
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上異
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
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尸可為黨相有死
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
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
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
死

集覽

氏皆舜之臣伊尹名棄姓姬氏尚息列反姓子

武王之相姜太公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書郎張
陵張陵以下六人皆尚書郎內幹幹讀曰管主也
平決臧否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否音鄙臧否善
惡也平決其善與惡答徵書洪範篇答徵注答徵
叙惡行之驗也君行狂妄則常雨借老則常暘
豫則常煖急則常寒蒙闇則常風昔叔向不見祁
奚吾何謝焉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弟羊舌肸皆春
秋晉公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二十
一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
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繇殛而禹與柰何
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
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
不為已也向音享肸許乙反歸汝南句絕漢汝南
郡後周改蔡州今汝寧府是也舉鉤黨舉幼也鉤
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從事屬下句中都官從事
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青州六郡今益都府本冀
北海郡禹貢青州也六郡謂濟南平原樂安比海

東萊齊國水土異齊言不同和也周禮五齊者水
火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齊才計反黨禁中解後
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質實一統志云右稷堯臣
黨今故云黨禁中解也為農師教民稼穡穡有
功封于邠乃周武王之祖伊尹注見梁武帝太清三
受封于商乃成湯之祖伊尹注見梁武帝太清三
年呂望汲人姓姜名子牙年八十餘避紂居北海
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之周文王出獵遇紂於渭水
之陽載歸立為師稱曰尚父佐武王伐紂以安天
下授以冊書之戒封於齊賈彪潁川定陵人劉祐
中山安國人魏朗上虞人劉矩沛國蕭人尹勳輩
縣人張陵成都人楷之子邊韶陳留浚儀人霍諝
鄴縣人史弼陳留考城人青州禹貢九州之一周
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
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為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
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樂安二國地以青州
治臨淄魏為益都郡晉為齊樂安二國地安帝時
廣陵橋立南青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

州乃去北字仍曰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
後周改為齊郡隋復為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為
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為青州又陞平盧軍
節度宋改鎮海軍金為益都府元改益都路國
朝改青州府隸山東道叔向注見靈帝熹
平四年祁奚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
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
語耳不聽

書法

建和初元書黃龍見譙矣此書曰言黃龍
見何疑辭也若曰其言如此云耳是故光
武郡國中露降則書言中元元桓帝巴郡黃龍
見則書言是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陳壬午
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許惠一年惟平帝
書越雋郡上此書巴郡言皆疑之之辭也

大水海溢

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
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質實

張奐

書法

書張奐遣何歸功奐也乃以不事宦官黜
其功而賞董卓其私甚矣綱目特書張奐
遣病漢也是故董卓之破羌寇也書張奐遣
神功之破史朝義也書李光弼使皆歸功遣之
者也肅宗
寶應元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氏既立御見其稀唯乘文田聖等有
寵后素忌恐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書法

賀善贊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深奧書策免因真專也論定策功莫伐也也皇和莫能也策免太尉喬冀忤也照清河殺李杜冀誣也改清河冀私也封襄城君冀嬖也表陵劫奏冀犯也殊禮增封冀泰也微陳龜還冀惡之也三年以後所書多為宦閣書封五侯宦官與謀也軍超將軍宦官寵過也楊秉論作宦官貪縱也卒軍超贈送過制也獄皇甫規宦官仇陷也免馮緄宦官所惡也卒朱穆憤疾宦官也膺等輪作劾奏宦官也殺成瑨捕膺等宦官所疾也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征歛凡三立右兩不食死雖常三以震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真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祠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考異

提要無詣京師三字

實武詔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集賢

解瀆亭地理志解瀆在安平國饒陽縣案饒陽今隸晉州

劉儵姓名河間人儵式竹反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正統大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

內者用之則此年歲首當書曰孝靈皇帝宏建寧元年

春正月以實武為大將

軍考異

以下漏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

事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集賢

奈何委荼蓼之苦詩良報

篇以燔茶蓼注燔呼手反按田草也茶陸草蓼水
草也箋云燔去茶蓼之事言其勤苦也今陳蕃以
俞國有大事奈何委棄
此勞苦而託病不朝

解瀆亭侯宏至入郎位○二月葬宣陵

在河南府
城東北

段熲擊東羌於高平大破之以熲為破羌將軍

初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
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相帝詔以問熲熲上言
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疆敵耳
臣以為狠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
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
乾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
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
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
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度竭駑劣伏待節度帝
許之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眾皆恐熲乃令軍
中長饒利刃長矛三重挾以疆弩列輕騎為左右
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
而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
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美
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救

集覽

伏疾猶疾
中藏府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
身無慮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彭陽徐廣曰彭陽
在安定郡括地志云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

里中藏府藏去聲漢官儀曰中
質實 狼子野心左

年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
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一統志云彭陽漢之縣
名屬安定郡後魏屬原州隋廢之唐復置豐義縣

宋復曰彭陽元廢之故城在
平涼府鎮原縣東八十里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

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考異** 祖上皇字羨按靈帝

祖未嘗即帝位 不當稱皇祖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

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
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索牒

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人賞以全身名武不能

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

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 **集覽** 同宗

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相後**

言靈帝本是同宗當立為後 **披圖** 披謂閱視也圖謂宗譜

書法 定策功何譏私也自梁冀始矣竇武忠賢

足貴矣靈帝不足病也故下書封陳 **蕃** 不受而殊之善蕃所以愧武也

發明 竇武在東都為戚屬之賢然終亦不免何

其機廼以此受封不亦僭哉然使其聽植之言

推而弗居猶或庶幾而武則不能用也書錄定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

策功固非美之正 所以為武惜耳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誓言與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冢傷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并討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彈扣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

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和未半而餘

寇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六御

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愚慮句絕比音毗至反類數也陳愚慮猶言誅愚

乘也瞽言注見順帝陽嘉二年羌一氣所生謂東

羌亦是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者漢和帝時魯恭

王上疏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莊子太宗師篇

孔子曰彼方且與造化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至今為鯁鯁本作梗詩桑采篇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箋云厲然梗病也虺蛇楚辭天間篇雄虺九首靈蛇吞象註虺亦蛇屬爾雅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山海經云南海有大蛇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註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

畫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問出文公辯證曰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但不見說有九首耳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聞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鷄卵而登

本自絞以出其殺者軍不內御御制也言軍便出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正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

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亦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允豫木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助王甫節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米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米與尹勳雜考辭連曹

節王甫勲水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
 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
 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
 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
 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軟血共盟曹節請
 帝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婕妤等擁衛左右閉諸禁
 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
 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勲水殺之出颯還兵劫太
 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
 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
 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
 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
 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耶王甫使劍
 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
 即日殺之時張負散遂節等以負新至不知本謀
 矯制使負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負合
 使其士夫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
 省何故隨及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皆

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
 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
 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
 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
 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
 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
 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
 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
 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歛武屍行喪亦
 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已子與令史張敞
 共匿之亦得免張負遷大司農封侯負深病為節
 等所賣固辭不受楊氏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
 天下所同疾實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
 協謀勤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
 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先豫也張負北州人豪
 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
 遲回達旦使逆賊不惜哉

集覽

帝時宦官石顯誣譖

乘昕公乘本秦官名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其後因

為氏焉昕名也長樂尚書官名也職主皇太后宮

儀有詹事五官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

石主五官郎也史掾屬也共普姓名共音龔詔版

木簡為之其長尺一後書楊賜傳割用版之恩注

版詔書也唐高宗時詔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皆

授五營也石官志七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

尉皆掌宿衛兵象首象本作景古堯反倒懸首也

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負深病慮也患

也人豪人中之豪俠遲遲回回不決質實李膺穎川襄

意貌或並音去聲遲待回回不決也質實城人杜密穎

川陽城人劉瑜廣陵人巴肅

渤海高城人胡騰未陽人

書法九書曹節等何非濫也與繁書誅宦官者

異矣同上節等殺之易辭也前書以竇武陳蕃

為某官矣此則曷為復書官惜之也若曰以人

傳大將軍之重奏誅宦者其勢順其名正而殺

之之易如此以見節等之強而陳實為不密矣

綱目所深惜也綱目書誅宦官四足年中平六

發明

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家

宦者則書奏誅其子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

而惟顧理之是否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

當時閣臣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

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取漢亦以亡此固天

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法若此是亦正

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

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滅貊寇幽并

質實 鮮卑

東胡種名幽 兗二州名

烏桓稱王

烏桓大人上谷雜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心比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土

集覽

姓難名樓在上谷郡丘力居烏桓大人也

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

發明

前此尊之為貴人今此尊之為皇后夫貴人乃宮嬪之職固不可以子而職其母也

禮以媚之耳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以其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

質實 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一

年

書法

兄子何譏私也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

張魚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木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也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即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

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集覽 顧復之報詩慕母考鞠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文公集傳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極無窮極也父母之恩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霧露之疾言幽隔於空宮如霧露之遮蔽不觀天日之光明今之

四公 後書百官志太尉公掌兵事司徒公掌人民事司空公掌水土事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

為上公錄尚書事薨輒省之折足覆餗易鼎卦曰鼎折足覆公餗蓋鼎有三足以喻三公也三公不得其人猶鼎之折足必傾覆其餗也餗音速鼎實也八珍之具皇極不建書洪範皇建其有極群書考索曰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之道非也蔡氏集傳云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人君於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龍蛇之孽謂之陰類也孽本作釐稜也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稜會獸蟲蝗之怪謂之釐前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維虺維蛇文子之祥詩斯干篇注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抑皇甫之權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則幽王后褒姒寵之故位卑而權重言如皇甫者可抑損其權勢割艷妻之愛艷周幽王后褒姒似也幽王廢之言如艷妻者當割絕其恩愛

正誤 皇甫艷妻口今按此見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甫卿士又云豔妻婦方處朱子傳皇

甫位卑而權重蓋妻即褒姒也言小人
用事而嬖妾盡惑王心以為之主也
高平人謝遜東郡武
陽人楊賜華陰人

書法 蛇見御座大異也終綱目一見而已書詔
言事始此終綱目書詔言事四美年書元

大典二齊戊辰
主宏貞觀十三

六月以劉囂為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 **集覽** 囂牛
故致位公輔 刀反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新豐侯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
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於是進營去
羌所屯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
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

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
廣二十步長四十里渡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
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禮
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
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
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
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
九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
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司馬公曰蠻夷戎狄氣類雖
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
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
必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德之處之四裔不使
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滅否不辨去來悉艾殺
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
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
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
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

雖華夏之民亦將盜起而為寇又不可盡誅耶然

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覽西南屬天水郡括地志云故城在秦州上邽縣

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即此漢陽周以前為西戎

地漢武置天水郡治平襄東漢改天水為漢陽郡

治冀疆場邊境也左傳疆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

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出竟場疏云謂之竟場者

竟是疆界之名至此質實郡名治冀縣三國魏之

易主故謂之疆場也

秦州晉改漢陽為天水郡隋廢郡為秦州大業初復為秦州

宋齊復為天水郡隋廢郡為秦州大業初復為秦州

水郡唐復為秦州天寶初改天水郡乾元初復為秦州

秦州後移治成紀宋開禧初為天水郡乾元初復為秦州

金為鎮遠軍治成紀元復為秦州以成紀縣省入

本朝因之改屬鞏昌府西縣漢初所置屬大郡

晉廢之故城在鞏昌府上邦縣西南九十里西郡

在鞏昌府城西九十里廣漢水所東山在鞏昌府

城東一十五里赤亭水所出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

○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

冬十月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

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

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

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

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

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

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

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恣張儉尤甚覽鄉人朱
 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
 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
 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程超劉儒范
 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
 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群輩欲為不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
 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
 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願為
 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
 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
 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
 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
 也郎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
 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
 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或有怨隙者因相
 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
 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
 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
 覆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因迫
 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
 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此門篤引欽就席曰
 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
 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今欲分之明廷獨為君子足
 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分之明廷獨為君子足
 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
 十數連引収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
 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
 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
 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
 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詔獨

聖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
尊自巳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為乃自剪須髮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
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二年人無知者馥弟靜
載謙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初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穎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諸黨人讓以寔故
多所全宥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空孫湯復為太
尉亦顯官中常侍袁敞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
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
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術亦以
俠氣聞逢從兄子閑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
數饋之無所受閑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
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
閑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
庭不為戶自爨納飲食母思閑時往就視母去便

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
室初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大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
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
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構為屋自
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司馬公曰天
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
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
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
或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熾
或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淮郭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
及**集覽**相標榜相表襮也黨錮傳注標榜猶言稱
已**集覽**揚也道人追宗黨錮傳注導引也宗謂所
宗仰也胡毋注見平惠帝元康七年蕃鸞姓名章
懷曰蕃音反八尉黨錮傳注尉音皮刊章印行之
文如今板榜征羌正義曰縣屬汝南睚眦注見周
報王五十六年人之云亡邦國珍率詩瞻印篇注

殄盡瘁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蔡整子曰無善人
 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
 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正月篇注富人之屋烏
 所集也文公集傳曰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
 囚執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
 將止於誰之屋也望門投止窘迫之中見門即投
 歸而止宿求隱匿也破家相室寧破壞其家業而
 容隱張儉明廷寧宜執之明廷猶稱明府也寧宜
 執之猶言豈肯執捕之今欲分之李篤謂毛欽若
 欲分取此仁義之義名載半去矣言不執儉得分
 仁義之半去家事任長任從家之長上獻之上奏
 也獻正獄議罪也漢書音魚列反林慮河內邑林
 本作隆漢避殤帝諱故改曰林索隱曰隆音林慮
 音問袁術本傳無明音或曰術音遂案月令審端
 經術注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故袁術字公路愚
 謂此說未允案前書禮樂志心術注師古曰術道
 徑也心之所由也又韻會舉要入聲內注說文術
 邑中道也以是知袁術當在入聲以俠氣間俠氣

之名見聞於人晉之三郤郤犇郤錡郤至皆春秋
 晉卿也厲公嬖之胥童曰郤氏族大若除去大族
 則不偪害公室後胥童與夷羊五攻殺三郤暴具
 尸於朝梁碭徒浪反蘇林曰又音唐梁國之邑秦
 置碭郡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
 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北石五里本漢碭陽縣
 即今濟州碭山縣也山在縣東囊**正誤**濠伯玉取
 括不言注見恒帝元嘉元年括囊**質實**劉
 集覽無註今按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
 表亦有此語未詳此出蓋世人相傳之辭
 河間樂城人荀昱穎川穎陰人淑之從兄子趙典
 成都人郭太原介休人范滂汝南細陽人宗慈
 南陽安衆人夏馥陳留圉人蔡衍汝南頓人羊陟
 泰山梁父人張儉山陽高平人蔡衍汝南頓人羊陟
 劉表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陳翔召陵人擅敷
 琅丘人度尚山陽湖陵人劉儒陳郡陽平人景毅
 蜀郡人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一統志云
 外黃漢之縣名馬陳留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開

封府祀縣東北左傳意公敗宋師于外黃即此
 伯玉恥獨為君子蓬伯玉衛入靈公時仕為大夫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
 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哉蓬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後世追封內黃侯從祀孔子
 廟庭魯國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縣隆慮漢
 之縣名屬河內郡後漢改為林慮縣三國魏屬朝
 歌郡晉屬汲郡後魏省入鄴縣尋復置兼置林慮
 郡北齊郡廢後周復置郡隋罷郡置巖州縣仍舊
 大業初州罷唐初復置巖州尋罷州以縣隸相州
 宋因之金陞為林州元因之國朝降為縣改屬
 彰德府謹按此隆慮分明是山名集覽以為河內
 邑可謂誤矣愚不敢違之故述此縣沿革於此智
 者察之隆慮山已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中屠潘陳
 留外黃人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陽郡名秦末所
 置治陽縣東漢降為陽山縣後魏改為安陽縣隋
 後為陽山縣屬梁郡唐屬宋州宋因之金屬歸德
 府後廢元復置陽山縣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

州屬徐

書法

雖有已廢矣書前司隸校尉何廢不以罪也
 終之甚矣然則諸君子無譏歎前書部黨

發明

應已廢錮而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罪故
 也廢猶不乎况殺之手彼小欲空人之

固不能

不假此以垂戒矣

國非誣

以朋黨則不足盡賢人之類漢空至
 是固已亡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

此又綱目

有不滿諸賢之意耳學者
 要當深考而熟察之則得其旨矣

是月晦日食

考異

一本漏是

○鮮卑寇并州

三年春二月晦日食

徵段熲為侍中

庚辰

四年春正月帝寇赦

考異

唯黨人不赦

頌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尊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書法

赦不悉書自元帝以來矣書永康赦以赦

發明

平赦又以赦黨人也黨人不可深罪益明矣

發明

網目自元帝元元年以後凡赦之無事

救黨人故也嗚呼黨人皆賢人君子非有大惡於國而惡之若此漢氏雖欲不亡得乎

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

人宋氏為皇后

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製南宮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書法

朝太后不書此何以書遷后也綱目予存

太后書皆遷后也

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

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曰墓歲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

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集覽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而失之與集覽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注見明帝永質實蔡邕陳平元年質實留圍人

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同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慈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在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集覽四公本傳曰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二登太尉又為太傅明解胡買及晚也伯始胡廣字

夏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責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大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構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牛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霍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堊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

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子無熱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
 如舊制集覽此景津寧元年徙於此景注見
 帝從之集覽安帝延光四年成禮具禮也言不降
 其葬禮配祀雜記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
 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
 父也附讀為附祀於先死者也文公家禮曰高氏
 云若附祀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妣若
 父在而附祀則不可逸悉祖妣宜別立室藏其主
 待考同附若考妣同附則並設祖考及祖考妣之
 位胡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
 之喪士只附在祖妣之傍此當為據也擣椒自墮
 季成擣椒為末以自隨者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本
 草云極味辛有毒不造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箋
 云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家雖獲罪家謂其
 家實也也章德害恭懷章帝后竇氏是為章德
 皇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子梁貴人以父梁竇為竇
 氏所貽死獄中貴人亦以憂死後肇立是為和帝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太后安思家犯惡逆安帝后
 閻氏是為安思皇后安帝崩閻顯定冊迎北鄉侯
 懿人即位後北鄉侯薨孫程等迎濟質實陳球下
 陰王保立之是為順帝遂誅閻顯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崔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
 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乃
 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書法於是書朱崔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者詔司隸逮捕猛以其言直緩之段熲奏

猛論輸左校則其直書詔何專病靈也曷為病
 之人言節甫幽殺太后不治節甫而罪司隸帝
 誠何心哉以是為帝病故持書詔終綱
 目書詔輸作二李膺劉猛皆病其上也

冬十月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為慶陶王因王南求復國
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南功
不與市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
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悝迫令
自殺妃妾子女傳相以下百餘人

集覽 悝音魁勃
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慶陶 地理志年鹿郡慶陶縣案年鹿今邢州是
也慶一井反颯思合反史炤通鑑釋文音立

實 一統志云慶陶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晉屬鉅鹿
國後魏改為平鄉縣隋屬洛州尋改為邢州唐
初於此置封州州廢還屬邢州宋省入年鹿縣尋
復置金仍舊元隸順德路 國朝因之改屬順德
府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鮮卑寇并州

二年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

秋七月以唐珍為司空

珍中常侍
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是月晦日食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考異** 按

例計而殺之曰誅
此當書誅誤作斬

堅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 **質實** 富春漢之縣名
屬會稽郡東漢

屬吳郡三國吳置東安郡治富春尋廢郡仍屬吳
郡晉改為富陽縣隋屬杭州唐宋元仍舊 國朝

因之屬
杭州府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 **考異** 入富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

集覽

於石經于太學門外鑄五經

學在洛城之南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古文篆隸藝又志太史試學童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書主於徒隸從簡易也或曰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書法

書尊經也自是補遷遂成網目必詳書之詳梁茂成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一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上或復限以歲月孤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未制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收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今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集覽

法謂

六年復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
平原相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為九江
太守討賊有功

實實

陽球漁陽
泉州人

鮮卑寇三邊

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
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一章引諸生
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
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
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意陳問里小事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
會詔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
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

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
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
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國之將興至言數聞
內知已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又
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
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
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
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非弗連偶俗語有類
辨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叔改但
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皆孝宣會諸儒於石渠
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
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
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立墓凶醜之
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
帝乃親迎氣比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

實實

宣陵
桓帝

之陵墓鴻都門注見安帝延光三年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一尺之長故曰尺牘鳥篆字為蟲鳥形
 迎氣五郊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鄭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蔡邕曰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詩註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文公集傳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朱絃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瓠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莞絃亂人聲欲在位者編聞之猶占清廟之歌也養老辟雍養老禮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石渠宣帝牛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帝親臨決焉注詳見本年白虎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效宣帝故事議五經同異

帝親臨決作白虎
議奏注詳見本年

質實

憲陳憲盛也陳敷告也博奕博局戲也奕圍棋也併

優注見武帝
 建元二年

書法

宣陵孝子何市賈小民自名也自名也曷為以為宣陵孝子書因其稱而稱之所以

著其誣也而以為太子
 舍人其無義謂甚矣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乃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也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轉運無已足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番
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甯肯之瘰疽方今郡
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
以別內外苟無感國之患則可矣豈與虫蠹之虜
稜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
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
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
餘里檀石槐命二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
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檻
車徵下獄

集覽

瘰癧瘰音標疽病也搔本音瘙音噪

高柳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
檀石槐鮮卑大人名也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為三
部節傳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
注節以竹為之柄長三尺以旄牛尾為其髦三重
蘇鶚演義曰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
飾之形後世斬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

臣之節操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
其上又以一板借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

實後百官志云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中郎將
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四夷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
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
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
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
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
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
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
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毆血而死程子曰以
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
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集覽劫質
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集覽劫威
驅勢劫也質以物相贅也質又音致又有作劫執
者徐庶於此蓋得之矣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追
劉備及於當陽之長阪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
備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質

實 趙苞東武城人

發明

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念其母故雖毆
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推輕重而
示訓也嗚呼微矣

光
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二月朔日

食○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
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十君子
皆恥與為列焉既而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
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
人俛眉承睫微進明時而形圖冊青有識掩口今
大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顯龍鴻都之選以銷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

書法

書譏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
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
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是故樂
松等圖像立贊不書制之也綱目書立學皆美

也惟鴻都門學及劉表
立學宋立四學為譏辭

以張顛為太尉

顯中常侍
奉之弟也

書法

唐珍中常侍銜景也張顯中常侍奉弟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業可

矣知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書法

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閣豎用事牝雞而晨變不虛生矣雌化為雄異也文化為男甚哉宋乙丑雌雞化雄綱目一書而已

六月有黑氣墮温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
十餘丈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群小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作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繫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賜秉之子也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規慎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讒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張顯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趙瑛

也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廷尉郭禧純厚老
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有故太尉劉寵忠實守
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
安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
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
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雖陽獄劾太不敬棄市
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赦死一
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
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
集覽 妾媵媵音
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嫁閹尹師古曰稱宦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
泄也尹正也閹與奄通並音淹又音掩記月令仲
冬命奄尹申宮令謹居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
豎之官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讒出
入及開閉之屬常伯書立政篇王左右常伯蔡氏
傳曰按氏之長曰常伯前書谷永傳常伯郎侍

中納言書彛典篇命汝作納言注納言候舌之官
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便辟注見
哀帝建平四年摺紳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逮及逮
謂訪逮也冠履倒易讀離騷賈誼弔屈原篇章父
薦履漸不可久兮文公集註章父冠名薦履反在
履下也又前書賈誼疏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
不以首履陵谷代處詩十月之交篇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注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
處上之謂也鶴鳴之士詩鶴鳴篇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箋云臯澤也九臯九折之澤言深遠也鶴
在中鳴焉天雖高遠亦聞其聲唯賢者雖隱居人
咸知之斷絕天一師古曰尺一之板詔也斷絕謂
不得頒降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
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規
通作霓屈虹也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
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於中乎經曰蜺之北無德
以色親注易稽覽圖中乎經之文也鄭玄注曰霓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倖於陽也趙霍謂趙

姚霍王蓋升姓名蓋正誤不見逮及○今按謂任
公蓋反字或作蓋非橋玄梁國斷絕又○
今按詔令難於斷絕質實唯陽又
欲其謹慎不輕發也

書法 書虹始此終綱目書虹
二陳甲申白如貫日

發明 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修
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群臣然皆削而不書

者言而不用無益救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
不知警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
而可與言哉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集覽大市天官書旗中四星曰
大市正義曰主國市聚交

易之所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反
是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悝妃王甫思后慈之因譖
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

憂死父酈及集覽暴室注見昭
兄弟並被誅帝元平元年

書法 於是策收后甲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耳
書幽殺之何罪信讒也終綱目廢后書殺

三詳桓
延熹八

發明 漢時廢后多矣苟非大惡皆能保全始終
至桓靈二君乃始極其威虐故前之鄧后

與此宋后皆以幽殺書之而不言其罪夫亂
亡之世貴為國母猶且不免况他人乎意

是月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
屬無辜不得歛葬宜赦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
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
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

細微 **質實** 盧植涿郡涿人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邸賣官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聞侍中楊奇曰朕何如袒帝對曰陛下之於袒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疆項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魯復致大鳥楊震死時先葬十餘日有大孫也 **集覽** 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飛去

書法 袒帝之世書賣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開西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

我書初開西邸是又袒帝之所未有也

二年春大疫

太尉橋玄罷

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實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宦者王甫伏誅

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

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充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彪賜之子也球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及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

集覽

辜推與

是俱加朱夏城門洛陽城南門名曰夏門

書法

甫死考掠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

梁冀書伏誅胡廣等書有罪則廣為冀黨明矣王甫書伏誅段頰書有罪則頰為甫黨明矣

發明

段頰在漢功亦不少然不免書有罪者失而斃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宜矣

早况頰輩乎書以貶之宜矣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

因上疏曰官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

人是用陰陽垂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

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恭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官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咀嚙致邕刑罪今群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頰武勇冠世勲烈獨昭邕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微邕授任及頰家屬則

忠貞路開衆怨耳矣集覽陰陽不調順也刺音辨

實實 成阜人 呂強河南

書法 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

官者惟呂強不書書其官綱目封拜書不受十

有九不拜二讓還一詳安未初元官官能讓者

呂強而巳終綱目官官可取者三人呂強以

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發明 曰均之內臣也前此單超等封侯則揭官

清忠奉公之節且抗詞自列備言封爵官寺之

非固非超等濁亂朝綱之比綱目別而異之特

書不受以著其美其樂予人為善之意不問流

品如此乃知不問是否欲一槩殺之者過矣

諸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

上保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

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垂繆常法於是

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集覽上祿縣屬武郡郡東晉屬仇池郡隋

志云上祿漢之縣名屬武都郡東晉屬仇池郡隋

為蒼泉縣尋仍舊唐廢之今鞏昌府成縣北二百

二十里是其廢縣地也

中郎將張修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

冬十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實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

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

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

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

焉用彼相耶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

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

不執帝大怒卻及陳球
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附實 陳球下

發明 不曰殺司徒劉郃等而列叙之者哀其死
不以罪不失其職且以甚當時之惡也

巴郡板楯蠻反 **實實** 板楯蠻注見
○鮮卑寇幽并

三年夏四月江夏蠻反 **集覽** 江夏今在武昌
是有江夏縣

秋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 **集覽** 狼弧天文志人
孤星孤矢星

鮮卑寇幽并 **集覽** 幽并二州
名在朔方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人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
其兄進於侍中後王莽人生皇子協后眦殺笑人

帝怒欲廢后中
官固請乃止

作單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
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

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
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

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
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

之 **集覽** 單圭苑名鴻池上林武帝所起也苑名三
驅之禮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注

天子不合園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惟
取其不用命者不盡物取之義中之仁也若保赤

子出尚書康誥篇文卑宮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
乎溝洫露臺漢文帝造宮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

漢文帝後元七年文帝之囿蓋子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民以為小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

大何 **質實** 一統志云 **鴻池** 在河南府洛陽縣東三十里晉張衡東家 **東州鴻池** 清籟綠

水澹澹 郎此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璇擊破之 **考異** 此書攻

書擊當 作討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
車專毅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
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 **集覽** 蒼梧郡名注
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集覽** 見元鼎二年
桂陽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也零陵郡名今永
州是注見元鼎五年 **集覽** 公候反說文張弩也又詩
話注引滿也波駭 **質實** 傷人僑之弟
如波浪之駭散

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驥廐丞以領之 **集覽**

驥廐 良馬名

時豪右辜推馬 匹至二百萬

夏交趾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 **集覽** 交趾南

部漢云交趾所以謂之離題 **質實** 張九韶曰漢置交

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 **集覽** 交趾南

秋七月朔日食 **集覽** 交趾南

鮮卑檀石槐死 **集覽** 檀石槐鮮

子和泥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
殺之子憲曼幼兄子魁頭立後憲曼與魁頭爭國

衆遂離散魁頭
死第步度根立

書法

一書則特書死何幸之也鮮卑未有書者於是

十一年始見綱目和帝永元五年書徒據匈奴
地始盛至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始益強益為
邊患二十六年矣

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
爭鬪帝著高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
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效
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輪中
署名為導行費呂疆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
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
賢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餐太
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

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舊典選舉委
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無可
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廷尉案罪於是三公每有
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
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勞苦乎

集覽

太僕牧馬官名荒穢不治

書法

凡作宮室讖也作列肆於後宮肅宗好佛則

書

道場於三殿

發明

為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為閭閻猥

有書不待賤
絕惡自見矣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吏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劭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備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曉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鳩集而囚鸞鳳帝以讓械濟諸坐

發明

是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所在縱橫方且詔公卿舉為民害者何哉書之於冊足以發千古之一笑耳

二月大疫○夏四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覽太微天文志太微垣在翼軫之上注見文帝後元元年

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降之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後董是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剗割陳寃州郡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平叛戾非有謀主借號以圖不軌今但選用太守曹謙遣宣詔赦之即時著降帝從其言選用西南夷部注見漢文帝

八月起四百尺觀

冬帝校獵上林苑

書法

書校獵何諫會荒也是行也還幸太學不書削之也

以桓典為侍御史

典為御史官官民之典常乘聽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聽馬御史實桓典沛人榮之郡龍亢玄孫

書法 侍御史之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

六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溢○五原山岸崩集覽五

山在勝州榆林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墳塞道路郡縣反言

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揚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千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公起至是角弟千唐周告之於是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集覽鹿故邢侯國今為順德路諸寫與反實劉陶穎川說文知也周禮謂有才智之稱也實穎陰人

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考異此亦當書后集

覽 都亭地名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

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
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
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
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收守能否則盜無不
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
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嵩規之子也
覽 潁川秦地漢獻帝徙都之 **質實** 皇甫嵩安定朝
改名許昌料簡料度簡選 **質實** 那人規元之子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何樹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
侍是我井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
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
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白是不敢復集

臺樹及謂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
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
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
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
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
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
所以能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
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
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
郊以謝百姓遣使若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
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
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
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負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
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誅 **集覽** 霍光傳廢昌邑王
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集覽** 事樹火許反說文
行也其實有三可染毒推注見漢桓 **質實** 向朝
帝延熹三年不音浮上聲疑辭也 **質實** 歌人

書法

三人皆宦者所疾也故以無罪書殺然則中常侍而先朝士可乎以中常侍而能上而為譏也康苟賢也則朝士序宦官之非辱強雖自殺書殺網目勸戒之意深矣

發明

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又若揭宦者書之至古強則書殺書中常侍豈網目獨私不強哉淫渭金流而清濁自公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若繁以宦者而不分善否則失春秋之意矣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

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

謙擊黃巾軍敗門下衣祕功曹封觀

集覽

杆蔽也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

破乎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顛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願見操與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論衡論黨人物每月輒

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
中莫不改操飾行操性造勳而問之曰我何如人
劭鄙之不答操切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
相奏免長吏阿附賊汗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
傳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
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
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
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
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象夷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
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遠行議
倭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變功當
封忠諸之帝猶識燮言

集說

長社也名在許州音巨說文東帶燒也

今文作炬機警有機關而警省權數權謀術數顯
魚容反說文頭大貌月旦評汝南許劭與兄靖好
共覈論卿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稱焉儁音俊與俊字通用燮即節反調也
四凶共工驩兜三苗十六相舜舉十六相禹稷
契皋陶伯益伯夷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夔龍朱虎
熊羆鸞許及反說文血

實錄

沛國譙人傳燮靈州

赧王五年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考異

平字上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遺
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
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實錄

賈琮東郡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塞壘垂

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共

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

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戒死一等遣卓代之

一統志云廣宗東漢之縣名卑鹿郡即漢之堂陽

縣地晉屬安平國後魏屬清河郡隋改為宗城縣

唐於此置宗州州廢以縣屬貝州後復改為廣宗

縣屬魏州宋屬大名府金復改宗城縣屬洛州元

復為廣宗縣後省入平鄉縣尋復置

屬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書法 園書徵還病漢也

脩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畧與張角同令膏家出

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眾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秋七月巴郡張脩反

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

皆破斬之考證 斬當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

先零羌及涼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

州群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

乃嘗飲故集覽 温卹温存

所嚮有功憂卹也

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

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訪於漢
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鵠而亨之將何用哉鵠
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
乃止正和諫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勳
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河陽以拒賊欲以軍事
罪之而勳戰輒有功至是群盜圍昌於冀昌召勳
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
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從事懼而從
之勳至請讓群盜乃解圍去勳遂救校尉夏育於
畜官為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
不動羌湏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
為負天勳仰罵之湏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群羌
服其義勇集覽先零羌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抱
送還漢陽罕河西地名今之河州有抱罕縣
殺良殺害忠良之上繼食謂養鷹必羈繼而飼食
之驚告至說文擊殺鳥也又訓擊也猛也亨音烹

古字亨烹通用冀昌地名在冀州地在賈後期
置奮劍史記司馬讓首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
於齊景公召為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
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軍士股栗乃進
復故地創音瘡訓正誤冀昌○今按冀字句絕昌
傷也湏吾羌酋名屬下文即刺史左昌也漢
書地理志天水郡有冀縣明帝改天質實抱罕漢
水為漢陽上文蓋勳即漢陽長史也質實之縣名
屬金城郡隋始置抱罕郡於此唐因之宋省入寧
河寨故城在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治西蓋勳墩
煌廣至八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考異當書討不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
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
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不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弁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眾，復奉孫夏為帥屯死，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
集覽 南陽在河南今南陽府是也。死一郡數千人。
集覽 城今鄧州縣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昔秦項之際，秦始皇項羽之時，賞附勸來附者，賞之來者，勸之徹圍，徹去營塞。
質實 超張鄭人，孫堅，富春人，土山未詳出處，唯汝寧府信陽縣南六里有土雅山，未知是否。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實、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揚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惡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
集覽 楚辱，楚恥辱也。凶惡難量，凶頑惡慝，不可測量。好氣決者，有豪氣而好果決者。厲聲，厲色高聲也。大辟，死罪。乳藥，謂飲藥而死。
質實 王允，太原祁人。

書法 自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至是百五方度尚朱雋賈琮王允數人而已。五年，增置州牧而後，牧與刺史不可勝書，其以稱職書者鮮。

樂安州五代梁及宋皆因之元置濱棣路後改棣州國朝改為武定州以厭次縣省入仍屬濟南府陸康吳即人劉岱弁平人寵之弟

黑山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底根張白騎劉石左髡丈人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揚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統眭固苦蠮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部眾寔廣殆至有萬號黑山賊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

集覽

黑山在順德路內丘縣

集覽

一統志云黑山在順德府沙河縣西北四

三月以崔烈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亦先輸貨財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傳母入錢五百

集覽

類古迥反廣韻訓光也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若使左社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

集覽

曰母彈反說支弓無

之俗也

夏四月大雨雹

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書法

史曰以討張角功也破黃巾殺張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收印

封讓等乃以功

發明

盧植討破張角檻車召還王允討破黃巾

交通乃反以討張角受封然網目於此止以封宦者書之者所以不沒其實且無功之可書也夫有功者獲罪而無功者錫爵漢之刑賞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七月螟

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於溫

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初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薨諡曰烈

書法

書官書爵書姓官鄧禹以來未有也於是官官益橫諸賢待免如賜者鮮矣特書辛

也之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
共讒陶叔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
宦官怨之亦

集覽

大較訖岳交增韻

書法

成帝之世書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
然未殺也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而漢之亡

決矣自古以來殺諫大夫者未有不亡者也綱目
東漢書諫議大夫三王良周舉劉陶自是無書
者矣終綱目諫官書殺四
劉陶侯昌業王昭圖常澤

發明

漢室滅亡之微至是無可言者矣然劉陶
不君之惡而為後世
殺諫臣者之鑒也

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

走之考異擊當作計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
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
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兵繼後賊必困
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
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
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
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遂還屯扶
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
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鷓張大語宜以
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
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
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
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
威臨衆未有不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
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是在矣溫不忍發

閱 美陽馮翊郡名在棗州美陽縣堰音偃韻會注

張言語妄大如鴟集惡鳥之
張大河隴河內隴西沮止也
扶風三國魏省之故城在西安府武功縣西七十里
榆中城名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里東漢時拜羌
此居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
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
於河
集覽物積韻會物
諸價之地
質實一統志云西園在洛陽縣即漢桓靈賣官

書法

變書

譏也綱目書作堂三漢萬金秦教武武后
天堂皆譏之也王路漢蝨斯則有則以奠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

遣使就拜張温為太尉

三公在外
始於温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傳南容
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
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於傳變
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
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
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覽

既之真反姓也進賢理
屈進用賢人治理在賢理
質實南容傳

脩南宮鑄銅人

帝使繕脩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鍾又鑄天祿螭
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南北郊路以為可
道之費秦鑄金人不書此何以書譏不知務也秦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何以書譏不知務也秦
方富強奢侈之甚不足責也黃中之禍殆

遍天下而踵秦所為以是為不知務故書譏之
終綱目書鑄六而書銅人者三後主建興十五

魏皆
幾也

夏五月晦日食○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斬之考異

斬當作○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考異
計當

覽武陵今常德府有武陵縣也○鮮卑寇幽并○徵張溫還集

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為

車騎將軍

苗進之第也**實實**何苗
宛人

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傳

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
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

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

賞必罰賊謂我怯爭執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
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漢陽城中兵少糧盡

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
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

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
輔之言未終燮慨然嘆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

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揚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樊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樊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諡曰壯節侯耿副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

集覽 漢州聖達節次守節今春秋晉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注節猶分也聖達節言聖人達於天命無不可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謂賢者自守已分而不妄取如子臧李札之類下失節謂愚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弒之徒皆如此欲避其難乎春秋哀十五年衛孔悝遭蒯瞶之難時子路為孔氏邑宰將入于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服虔曰

言食悝之祿以救悝之難程嬰春秋晉景公時大夫屠岸賈誅滅趙氏趙朔有遺腹子孤兒是為趙武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取他人嬰兒匿山中朔友程嬰謬謂諸將殺杵臼與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質實 別駕官名注居十五年孤兒復立程嬰自殺

實實 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主簿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司馬官名注武帝元封二年馬騰扶風人大人按霍光傳子稱父曰大人

書法

傷帝之篇書張顯戰沒矣安帝之篇書節勤戰死蔡邕戰沒矣未有書與戰死之者

爨書死之自劉快以來百七十九年未之有也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羌書則以能平盜書其盛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悉矣

漁陽張舉張純反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故中山相張純與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
丘力居等連盟劫略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
萬屯肥如舉補天子純無備天將軍
移書州郡告天子遣使救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為

程侯

集覽 區星姓名區如
字或音為侯反

前太丘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
所短揚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未
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書法

邑長不卒卒陳寔錄賢也終綱日令長書
卒二王煥陳寔寔以前長書甚賢之也

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寇太原河

東○屠各胡寇并州殺刺史張懿

以劉焉為益州牧劉震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
臣以居其任待中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
分野有天子氣會刺史卻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
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
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為益州震為幽
州州任之重自此始焉魯恭王之後震東海恭王
五世孫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
入蜀會賊殺卻儉從事賈龍等破走之選
吏迎焉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取人心

質實

董

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

考異

殺當作弑據齊
建武四年書高

綿竹人

昌弒其君馬儒隋開皇十七年書吐谷渾弒其可汗
世伏十九年書突厥弒其都藍可汗皆書弒不書殺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武周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醜落
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醜落
反與屠各胡合凡十
餘萬人攻殺差渠
後也醜音
火考反

大水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
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負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
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
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
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
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

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相之執因乘
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
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
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
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
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年合肥秦合肥縣漢置廬江國東漢為合肥侯國
仍隸九江郡正義曰今廬州治合肥應劭曰夏水
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
合故曰合肥字或作肥
淮南郡劉宋改為汝陰縣屬汝陰郡齊屬廬江郡
隋復為合肥縣屬廬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
又併梁縣地入
焉仍屬廬州府

書法

而王芬之計決綱目不書謀逆所以為尊信宦
閣者之戒也然則芬無貶乎書自殺所以為尊信宦
書示戒也鄭衆專而周章之謀起趙張橫

也。不量其力，造作非常。私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發明

其謀反，又胡不書其有罪，伏誅是時靈帝

罪浮夏桀，乃獨夫耳。况芬本謀，特欲誅宦者為廢昏立明之舉，是以綱目未成，其罪蓋恕。芬所

以惡靈也。其旨微矣。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竦、淳于瓊等一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贊

袁紹汝南汝陽人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講武平樂觀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

乃發西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

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

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

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

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

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行陳，行

共誅，變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左傳：觀兵於南

門杜預曰：「觀音貫觀，示兵威也。」楚世家：觀兵於周

郊，服虔曰：「觀兵謂陳兵脅周也。」昭果毅左傳：宣三

年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注：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間其政令，黷武黷武無

書法

書講武何義也。冠在遠而講武於京師，以

為非禦備也。故元年在賊起，繼書也。都亭五

年復起繼書講武平宗觀皆亦議之書講武始
此終綱目書講武三吳年晉安元興二唐開元
元書大閱二晉成
咸康六康元二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圖陳倉以皇甫嵩為左將軍討
之○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贊賞

公孫瓚
遼西今

六年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

考異

擊當
作討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
國雖疆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
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
擊之卓曰窮寇易追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

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
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眾降散

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
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
歸虞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三
月純客殺純送首於虞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
以恩信招降
由是有隙

集覽

丘力居烏
桓大人名

夏四月朔日食○即拜劉虞為太尉

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
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充二州兵須

還而西以
稽行期

帝崩

書法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墮殿庭，雌雞化雉，而五書大疫，居綱日，半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也。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

皇子辯即位

考異

美皇字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封皇弟協為陳留王

考證

皇子皇弟皆當去皇字。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協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

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即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陳留王，年九歲。

集覽

輕，挑挑與挑，挑通爾雅曰挑，偷也。注苟且也。離騷經：余猶惡其

挑巧，注挑輕也。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京，寇注言不能持重也。寇徐氏音救，堯反，又通弔反。

書法

蹇碩潛謀立協，事有不能從容者矣。兩漢書：皇子即位者一而已。

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

蹇碩誅之

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已，表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桀，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顯奇、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

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因以告進使
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頌其色女
荀攸穎川穎陰人成頌其色女
之從子鄭泰開封人

書法

進收何進等也
其書

發明

何進以私忿殺蹇碩故曰進收然碩亦不
免書誅何哉此曹劌喪帝室罪盈惡積正
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赦者豈得以其死於私
忿之故而遂未減其罪乎書法若此初非過也

五月遷考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

后暴崩

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執相害中官挾重為助
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
詈曰汝今輒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
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交

通州即幸較財利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
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

集覽

驃騎注武帝元狩二年輒張輒
是不附何氏竹求反書無逸曰譎張為幻注

馬本作輒謂欺誑幻惑也爾雅及詩作侑同侑張
誑也蔡氏傳曰譎誑張誕也案譎與輒通史炤

通鑑釋文曰輒車輒也張弛弓弦三
字皆有勳意章懷云輒張猶彊梁也

書法

書暴崩何咎
遷之者也

發明

孝仁本非國母然何后言之猶為其姑
云爾而遷之怖之使之至於殞滅可乎故
夫后以崩書者是于其為母后也子其為母后
而遷之至於暴亡者其罪如有不可言者矣宜

乎他日賊臣
得以藉口也

葬文陵

何進懲蹇碩之謀為疾 **質實** 一統志云文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大水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

考異

一本無詣京師

字三

書法

卓前書將軍矣此則曷為不書於是卓累徵拜不奉詔也左書董卓而冠之以進召罪進也漢之禍進為之

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

后

考異

按提要劫太后下有及字

書法

書詔罷宦官矣張讓等曷為復以宦官書譏不力也於是太后詔復入有不書書入

也 惡辭

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

以卓為司空

袁紹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勳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即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毋舞陽君及第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為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為然進又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

以魯太后進然之王薄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重書拜卓并州牧今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士卒戀臣畜養之恩乞將之北州効力邊陲嵩從子酈說嵩曰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校國威以討之無不濟也嵩曰遠

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問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使騎都尉鮑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楊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鍾鼓如雉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實氏矣進於是引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惠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

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
 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姝也讓叩頭謂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
 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
 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
 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
 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
 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隸許
 相為河南尹尚書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
 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
 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
 留王劫省內官屬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
 於閣道窓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殺
 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閣下捕
 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然苗不與進同心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
 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
 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領而

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
 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
 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郎掾閔貢夜至河上貢
 厲聲責讓等因手劔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
 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
 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陽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
 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
 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兵卒至恐怖流
 涕群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
 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
 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且自以與
 董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日
 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
 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
 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
 三千卒四五日輒夜着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
 以為四兵復至雒陽中無知者俄而進及第苗部曲

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者祭酒甚見

敬重三日之間周集覽三署即初秦置郎中令具

歷三臺遷為侍中集覽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右中郎將凡三署署中有郎中主執戟

更直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正義曰周之元

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

也楚楚詩國風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

我歸處注楚楚鮮明貌文公集傳曰此詩言蟋蟀

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蟋蟀朝生暮死

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鼓洪爐師古曰

扇熾其火謂之鼓稟賜稟讀曰廩古者給人食

取之於倉廩故因稱稟賜稟食橋瑁姓名瑁音帽

依省內依上聲恃也省內注見武帝征和三年歛

入歛讀若忽暴起也韓文詩指畫變恍惚注茫昧

貌青瑣南宮門名師古口門刻為連瑣文而青瑣

也孟康曰以青畫門邊錢中天子門制也復道注

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穀門雒陽城門名六壘蔡邕

獨斷曰壘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為之螭虎紐一

命壘以封禪禮神其所謂六壘者皇帝行壘以報

王公書皇帝之壘以勞王公皇帝信壘以召王公

天子行壘以報四夷書天子之壘以勞四夷天子

信壘以召四夷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

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著又傳國壘注見光

武建武三年北芒阪下芒本一作却蘇林音芒遠之

忙山名也在河南雒陽縣北七十里故曰北芒應

劭曰印屬沛國印縣之山也阪音返坡阪也一日

澤障一日山魯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

為憲臺謁者為外臺謂之三臺蔡邕初署祭酒補

侍御史人轉侍書正誤楚楚之意承上文先帝新康

御史後遷尚書楚楚之意承上文先帝新康

天下而言依省內集覽上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聲今按依如字倚附也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聲今按依如字倚附也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聲今按依如字倚附也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聲今按依如字倚附也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聲今按依如字倚附也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聲今按依如字倚附也所置陳琳廣陵人北

七十里山連嶺師輩孟津三縣綿亘四什

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焉

書法 於是紹勃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進攻

以播蕩累紹也宦著書誅罪之也然則紹無貶

歎書帝出河上紹捕宦者悉誅之則其專且濫

之罪著矣終綱目書誅宦者四其克者二漢

書悉誅唐書大誅皆甚之之辭也詳建寧元

發明 進之此舉乃飲為冢而攻疾耳疾未去而

召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春秋書

天王出居于鄭傳者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

夫王者無外家撫四海而特書曰出者著傾覆

之禍示播遷之辱也漢自安順以來寵信宦者

如護心腹至桓靈則日益甚矣濁亂朝綱荼毒

四海賢人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

而彼方根據蟠結苟念浸淫如癭之附於頸不

至於大壞極亂而不止綱目書之一則曰宦官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

即位遂弒太后何氏 **考異** 提要無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

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

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

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一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

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劔叱

紹曰賢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

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徒者豈惟董公引佩刀

橫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

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

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

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者以軍法從事坐者

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

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官
遂逃隱於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
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
致言卓又議太后致迫求樂宮至憂死逆類
姑禮乃遷求樂宮既殺之公卿以下不布服
也迫求樂宮史炤通鑑釋文曰跛子六反行平易
太后於求樂宮憂怖暴**正誤**跛迫永樂宮今按
崩故謂何后跛迫而死此於行平易之義無
謂促迫也

書法

書出奔何卓強也紹出奔而弘農遂廢矣
綱目照書之所以著紹奔之由也卓自是
削不書姓至伏誅始書之終綱目毋后書弒九
秦庶長改弒君毋魏冉弒君之嫡毋董卓弒何
太后晉賈氏弒楊太后趙石虎弒劉太后石遵
弒劉太后燕士寶弒段太后魏胡氏弒高太后

朱金忠弒何太后弒書
殺一燕主熙殺丁太后

發明

跛迫永樂逆婦姑禮此豈非董賊藉口之
詞乎然綱目於此且正其弒逆之名而何
氏不失為太后者亂臣賊子假問罪之說以行
其私借使何后無可指之失亦必不能免此固
綱目誅討之意不以有詞可執而未減其罪為
後世窒賊亂之門杜篡弒之漸拔本塞源之論
也

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宦官侍殿上

考異

提要無
第字

郎拜劉虞為大司馬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
賁更封郡侯

集覽

郡音眉縣名屬右扶風詩王
賁于郡今鳳翔府是師古曰

音郡又 質實 魏改平陽縣西魏改郡名漢屬右扶風後

城縣隋置郡城郡唐改郡為邠州尋廢州為郡縣

屬稷州後改屬鳳翔府宋因之金初屬恒州後屬

京兆府路元初陞為邠州至元初復

為縣屬安西路 國朝改屬鳳翔府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考異** 提要 無弔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 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書法 祭而後祠揚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

劫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 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六詳永平二

發明 衰亂之世信用群小殺戮忠良人情忿怒 故茲雄借以為詞稱兵問罪既得所欲則

必申理寬枉擢用名流以快海內之心如董卓 遣使弔祭陳竇及聘召處士申屠蟠之類是也 人主觀之綱目所書則必兢兢業業用賢 去佞毋使茲雄得以為藉手之地可也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書法 恒雨也昭帝之元嘗書七月至于十月矣 於是復見終綱目連雨數月者二而已

冬十月葬靈思皇后

公卿會葬 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董卓曹 劉裕惟蕭何書賜卓則書自操裕皆有書

之而已

發明

莽卓在漢均為逆賊然綱目於莽自得政以至即負皆以太皇太后冠於其上而不曰莽自為者所以著母后之禍為萬世戒也至董卓則書卓自為太尉自為相國自為太師者所以窒篡竊之源使後世亂臣賊子欲假朝廷之命以自進其爵位者無得為欺天下之具也嗚呼自是而後竊命之臣皆用此例矣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

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勃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

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孔伋為兗

豫刺史張邈張咨集覽周勃陳觀記曰周此豫州為陳留南陽太守

魏志此並作慈章懷注云慈音秘宛陵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

縣也仙質實黃琬江夏陸人瓊之孫楊彪華陰直又反人秉之孫荀爽穎川穎陰人淑之子

發明

申屠蟠兄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貞無愧於處士之名矣特書不至蓋予之也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虜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勃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編天下若收彘傑以聚

庚午

徒袁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救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南陽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集覽

移書官曹公府不相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

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也。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伷也。潁川劉岱，張邈，兖州廣陵太守。

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也。酸棗袁術也。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集覽**魯陽南陽郡有魯陽，魯陽正義曰：今一統志云：魯陽漢之縣名，屬汝州魯山縣是。南陽郡三國魏為廣州，晉復置縣，屬南陽國。後魏置魯陽郡，又置魯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廢州為魯縣，屬襄城郡。唐初復置魯州，改縣曰魯山。貞觀中州廢，以滎陽縣省入魯山，屬汝州。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

特筆也。書推為盟主，將以深責紹也。

卓弒弘農王

書法

廢君書弒自董卓始。終綱曰：廢君而弒之者二十。弘農王宋零，零陵王營陽王齊，汝陰

王海陵王浚，陵王梁巴，陵王翼，主恭，安定王東海王齊，中山王梁主綱，魏主欽，周守公陳，江陰

王齊濟南王暗介公後梁濟
陰王後唐郭王漢湘陰公

發明 弘農既廢已不成乎君前史皆以殺為文
至綱目始正名書弒者不以其微而廢君

臣之義則逆賊
之罪益著矣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

伍瓊尚書周誌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
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耶泰曰非
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
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
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
靈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司心共瞻與齊進退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

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
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
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情
衆自為威重也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
都自避之表河南尹朱儁為已副使者召拜儁辭
不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
憂臣不知其可也卓大會公卿議之楊彪曰關中
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
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其難惟明
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
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
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誌因諫遷都卓大怒
曰卓初入朝一公勤用善事故卓相從而諸君到
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叔斬之彪
寃皇恐 **集覽** 本初袁紹字孟卓張邈字聖不關堂
謝罪 **集覽** 本初袁紹字孟卓張邈字聖不關堂
注見武帝建元二年公緒孔由字義從主章帝建
初五年虎兇虎山獸之君兇序姊反有主之獸如

牛而一角青色重千斤糜沸
糜說文糝也言如糝之沸正誤
坐不闕堂今
愛惜身命也堂高廉遠地闕視恐墜墮即坐不垂
堂之義糜沸今按糜即粥也李賢曰如糜粥之
沸

書法

免未有書所自者書卓奏何事也是故王
專則免大尉琬司徒彪則書卓奏殺伍周者卓
也則以王允者亦卓也書以非譏允歟允為卓
所以而卒能誅卓書以所以予允也按崔嬰能
與齊連和則書產使者乃所以予嬰王允能使
布誅卓則書卓以者乃所以予允

卓徵蓋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門校尉

蓋勳為京兆尹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於扶風
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嵩為城門校尉因

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
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維揚
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
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勳
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書法

二子忠賢也則曷為書卓

發明

皇甫嵩功名素著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
視帝室傾覆逆賊張不能唱大義於天

下乃束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
謂其舍格天之大事誌匹夫之小諒狼狽虎口
為智士笑者也况是時蓋勳進謀梁衍獻策嵩
皆棄之不顧至他日乃以虛詞強辯與逆賊抗
不亦晚乎綱目書卓召嵩為城門校尉則嵩屈
身就賊之恥不可掩矣是以通鑑明年五月書
以嵩為車騎將軍八月書以嵩為太尉十二月
書太尉嵩免綱目皆棄而不錄蓋鄙之也

則不足言矣然則志士仁人其
於去就之際蓋亦知所處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考異

提要無帝字及車駕西遷五字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蹙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鞏主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二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集論見

主

書法

李惟曹操皆書遷帝于某過遷也此則曷為以自遷書其上書卓遷都燒宮廟發諸

陵然後書車駕西遷則其逼脅淒涼之狀自見矣書卓遷都專辭也上言車駕西遷不得石遷之

辭也

發明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董卓虜掠人民驅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

然綱目止書宮廟諸陵及車駕而不及民何哉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於師也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廟災則必哭之以神主之所安也蓋孟子之言為時君牛羊用人而莫之恤故以民為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際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此則經世之大常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也綱目於此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惟此義不然而後有託以為民之故輕棄其親社稷而不顧以自文其背畔之實如降虜降賊以全城為名者不有君子誰能正

之意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一袁術據南陽表堅領

豫州刺史

孫堅起兵殺荆州刺史王一截前至南陽已數萬人
殺太守張咨至魯陽與袁一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
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一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
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一萬卒至堅方行飲談笑
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一初益堅徐罷坐導引入
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一而恐兵相蹈藉諸君不
得入耳卓兵見其一整不致攻而還

書法 書據何罪專也

以劉表為荆州刺史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一車馬入宜城請南郡名
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一八下江南宗賊甚盛各擁眾
不附若袁術因之一禍必不工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
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一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
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一以刑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
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一亦樂存之心聞若威德必
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一而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
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一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
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一五人皆斬之而取
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一郡縣江南悉平

集覽

袁術 劉表 山陽高平人

書法

自卓弑以來徵拜皆書卓以

曹操與卓兵戰于榮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威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
 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若何疑向使董卓荷王
 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
 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
 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
 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
 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為操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
 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
 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其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
 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不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
 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紹將軍率南陽之軍軍
 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宜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
 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之耻之魏等不能用
 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集覽酸棗注秦在襄王
 食盡衆散劉岱殺橋瑁集覽酸棗注秦在襄王
 之衆勃海太守袁紹先與王匡屯兵於河內酸棗
 諸將劉岱張邈張超袁忠鮑信橋瑁曹操等諸將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俱也於酸棗縣酸棗注見周慎觀七四年教倉注
 見漢王劉邦二年大谷音秦欲括地志云太原郡
 大谷縣有大谷山折一縣名地理志弘農郡丹
 水縣索隱曰卅水屬南陽漢音義曰卅水出上
 洛縣冢領山括地志云故卅城在鄧州內縣縣西
 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折注見漢帝玄更
 始元質貫西南二志云大谷關名在河南府閩鄉縣
 屬弘農郡晉屬順陽郡後魏改置丹川郡後周
 廢之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
 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
 每望寇奔比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十雲
 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病
 卒袁紹使廣陵功曹集覽齊北注見周赧王
 臧洪領青州以撫之質貫

藏洪廣陵射陽人

書法 晉紹以何專也

復四月以劉虞為太傅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故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益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以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集覽

荒外注安帝永寧元年委輸注見高帝五年

書法

於是道路壅塞命不得通何以書予虞也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烈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末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元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薨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鍾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

石至數萬錢

集覽

鍾

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飛廉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書法

自建武十五年書後行五銖至是一百五

五銖錢罪卓也

省孝和以下廟號

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恭宗議以為宜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
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靺鞨分遼東為遼西中遼
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不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
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
田乘鸞路設

旄頭羽騎集覽籍田注文帝三年鸞路注成帝
建武四年實實公孫度遼注元年旄頭羽騎注見光武
年旄騎東襄平人

未辛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表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
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
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
也今幼主微弱制於為一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
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
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舉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

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馥紹竟遣故樂浪太
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
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
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
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集覽昌邑亡
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昌邑亡
昭帝崩立昌邑王賀王素淫越無度此乃亡國之
釁際也後廢之而立宣帝樂浪注武帝元封三年
蒙塵左傳天子蒙塵于外

書法秦立齊君為東帝書立此其書奉何衆所
欲也故未卒事不書書不受嘉守節也再

書虞重予之與書已而去之者大
異矣終綱目書奉為帝一而已

發明既不受矣而猶書之者所
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二月卓自為太師

二月卓自為太師

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考異

按上下文並書討卓此書擊傳誤耳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連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難而將軍受受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蹶蹶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颶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歎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颶

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人注秦莊襄王元年甄官甄稽延反甄陶也官謂官舍也如學官監官之官賈誼傳學官注云學者所學之官也

書法

於是書討卓者三關東孫堅朱儁惟堅書進兵予義也故特詳之脩陵必書重山陵

也終綱目書脩陵五是年穆帝永和十二年再書安義熙十二年再書書鎮衛山陵一孝武大元十

一書按視諸陵一後唐甲申

發明

自諸君唱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復四月卓至長安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低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也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
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質實
義惠皇甫
嵩表字

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來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

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諲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在可立而待也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手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斃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杖刀拒紹紹者殺之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諲皆為謀主紹又以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嘗為馥所不禮於是發兵圍馥第收馥大兒折其兩足紹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已遂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自集覽逢紀逢皮江反姓也案楊子逢蒙分其弓

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從事從軍職參謀

俗通曰黃帝時正誤仰我鼻息之今按實實一統志

漳水在潞州城西南二十里即而漳水也源出長

漳水合

書法於是辛評等說讓紹則其直書逐何誅

身無予辭然則推紹為盟主何以書若曰

以為盟主而卒若是焉所以深責紹也

發明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唱

覆漢祚流毒生民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

為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

日之失况袁隗之死舉家屠戮尤當痛心疾首

務殄讎賊夫何自舉義以來未聞遣一兵馳

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為

者綱目書紹逐冀州牧自領州事文無貶詞而

其緩於勤王急於替竊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

之間他時奔救之餘嘔血而死蓋天誅之也何

足道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

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

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略

東郡操引兵擊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

東武集覽何規規國也黑山白繞黑實實一統志

莘州後屬魏州唐改為武聖縣又改為朝城以縣
東古廟城為名元和中屬檀州後屬魏州五代晉
屬大名府宋屬開德府金屬大名府
元屬濮州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卓以張揚為河內太守

南軍于劫揚以叛袁紹
屯黎陽故卓因而用之

書法 復書卓以卓
至長安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
卓使人誣告溫罪答殺以應之

黃巾寇勃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 **考異** 據中平元年
曹操五允等討

黃巾此誤書擊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劉虞子和為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來迎袁術
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其弟
越以騎詣術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是
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疆大袁紹袁術亦自
相離貳術清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
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
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
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
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
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
後也少孤貧與母以敗復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
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
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
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
廣坐待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

郡將兵誦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
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割懸之
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用將軍
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
備主集臨見陽城注見秦二世元年願袁氏願念也
騎兵皆願袁氏也訕訕音凶衆語也史紹音詛拱反也
正誤今按願欲也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初袁術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
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
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
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
遣黃祖潛出發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
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
請堅喪表義而許之質實桓階長沙
術內是不能勝表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書法 堅初舉義綱目書討既而敗卓特書進兵
皆予辭也於是而為術所使內自相攻則
非死於國矣書術使
發明 孫堅前有破賊之功綱目方書而予之
乃為表術所使則非義矣不死於勤王而
死於助桀立書
于冊可勝惜哉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
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
遣精兵三千助之餘
質實 徐陶謙
州郡亦皆有所給

書法 移書討卓何予儁也書移書始此終綱目
書移書一移撤七百惠永興二東海王越
愍帝四丞相唐元末昌元譙上丞戊辰相東王
鐸僖中和元鄭畋高旆天佑四淮南等惟丞相

睿湘東王高駢為譏辭

發明

按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

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夫莊公非能復父之讐特因他事舉兵春秋猶書而予之况貞能復讐者乎朱僑討卓未幾反為所敗略無尺寸之功然綱目書移書州郡召兵討卓若有深嘉藥予之意者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使其果能因此殄賊書法又可知矣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考異

閣字提要無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焉焉留不遣集覽五斗米道靈帝時漢中有張脩為人療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眾寇敗

特謂之米賊斜谷閣崔浩曰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曰閣道漢中郡國志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

褒斜

發明

劉焉始因益州分野有天子氣遂求為牧

是時逆賊暴亂焉為宗姓不能唱義誅討反肆桀逆書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其罪殆與卓等矣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比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擲之歆不顧歆捉而擲之原不

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

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一本能飲酒但荒思廢業
 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
 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日而成邑寧每見
 語唯經典不及世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
 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道寧謂原曰潛
 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
 度亦不復追也刑戮是耳乞不使王彥方知也
 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耳乞不使王彥方知也
 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
 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
 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
 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於以事告烈
 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在將質之
 烈或全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使
 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
 之為高賈以自穢乃免

集覽

荒思荒迷亂之謂也

臣皆宗廟中禮器詳見三禮圖格物文炤曰格古
 伯反廢格之格謂以清議廢人又音閣案房玄齡
 不以已長格物注格胡客反謂捍
 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彥方王烈字
 品之 **質實** 管寧朱虛人邴原同上 **正誤** 按格謂標
 也 **書法** 特筆也三賢去就
 綱目每謹書之

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

年破之遂掠穎川

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
 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穎川四戰之地宜
 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
 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
 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
 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至從操破中牟遂

掠穎川其鄉人集覽穎川注見秦二世三年四戰

留者多為所殺集覽之地言四面受敵奮武司馬

奮武將軍之號司馬將軍屬官秩百石中地理

志云河南中縣今屬汴州縣在川西百二十里

正義曰此春秋鄭之邑也趙地亦有中縣相州

蕩陰西五十八里有年山案中年在年山之側

實實一統志云中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昔屬禁

廢郡改縣曰內年屬鄭州唐復改中縣并置年

州尋郡改州以縣屬管州龍朔初屬鄭州五代梁屬

開封府唐屬鄭州宋屬開封府金元

俱仍舊國朝因之仍屬開封府

書法之書也掠賊

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下里瓚兵三

萬甚銳紹令總義領精兵八千先登疆弩千張夾

承之噴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橋下不動未

全數十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

嚴綱追至贊營拔其牙門餘眾皆走初兗州刺史

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

范方將騎助岱及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救

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岱問程昱昱曰廉近援

而求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瓚非紹

敵終為所禽岱從之方將其騎歸未至而贊敗紹

集覽牙門牙旗名也古者軍行則建立牙於軍門

曰凡軍初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損將軍不

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

是已紹家句絕

謂袁紹妻子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

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以其弟曼為左將軍兄子黃為中軍校尉皆
 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
 侯弄以金紫卓服替疑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
 啓事築塢於郡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
 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
 與司諫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
 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
 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
 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
 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
 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
 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
 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
 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
 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墮
 矛刺卓趨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

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士女賣衣裝布酒肉相慶宗族在郡皆為其群下
 所殺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置臍中
 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二三萬斤銀
 八九萬斤錦騎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
 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公封溫侯共秉朝
 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
 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主臣所宜同
 疾而懷其私遇互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
 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點看則足繼成漢史太
 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
 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
 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
 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吾人國之紀也制作
 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
 門侍郎荀攸尚書鄭泰侍中紳輯等謀曰董卓驕

忍無親雖資疆其實一匹夫耳可有刺

殺也事垂就而覺叔繁集覽弄以

弄戲金章紫綬也謂懷抱中小兒皆封侯故云弄

士孫瑞無勇注奉力也衣中表德也貫甲於衣之內

也春秋傳曰子木衷中以禍人詔版注見靈帝建

字元年假節假去聲會威將軍本無節今以節假

之者欲以重其威也節注見靈帝熹平六年温侯

温注見周赧正誤士孫瑞字君策下文凡兩見皆

王二十九年止書瑞然則士孫蓋復姓也質實烏壘壁也一說文

魏有樂陵太守士孫德相烏壘壁於郿說文

庫城服虔曰營居白鳥亦作鳴一統志云郿鳥在

鳳翔府郿縣東北一十里漢末董卓封郿侯據此

萊鳩積穀徒金銀雜物於其內呂布九原人

書法書使何歸功允也是故呂布之誅董卓書

允使田神功之敗胡義書允彌使皆歸

功其上者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

誅者快辭也綱目書廢君而弑之者二十賊討

者四書弑君者七十三弑書殺者八賊討者二

十六蓋什得其二三焉亂豈有極哉詳報五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

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

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

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

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

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發明

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人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惟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章章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
 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
 領兗州刺史賊眾精得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
 設賞罰乘間訪奇書夜會戰戰輒舍獲賊遂退走
 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
 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
 操逆擊之雋覽綱紀注見宋文
 尚犇袁術

書法

於是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操逆擊之尚
 奔袁術書據書自稱綱目之於操可見矣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
 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
 以劔客遇布布負其功勞頗自誇伐既失意望漸
 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畏董卓故折節下之卓
 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呼傲以是群下不甚
 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紹赦卓部曲既而疑

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
 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
 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
 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統領其
 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
 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
 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
 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
 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
 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
 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
 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
 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
 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
 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
 惟眾入城放兵虜掠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引
 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
 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種拂戰死催汎也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圖門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催等叔司隸黃琬殺之王允以宋翼為馮翊王宏為扶風催等欲殺允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犯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誅微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催叔允及翼宏并殺之屍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奪官叔葬之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掠街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催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勞上係瑞歸功不候故得免於難司馬公曰易稱勞

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集覽

剛稜後盧登反威也字亦

作稜前書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注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叟兵兩漢懷開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掖門常昭曰宮中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如左右之掖宣平門三輔黃圖云長安都城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質實賈詡武威人嵩之子宣平民間所謂東都門

發明

以當時言之催汎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統領其衆

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亦足少安反側之心未必召禍如是之烈然綱目於此略無咎允之意何哉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執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雖不測之禍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綱目書催汎舉兵犯關則見逆賊反救之罪書殺司徒王允則見允無罪見

殺死於其位之節然則慙惡勤善之義
知有逆順而不知有成敗也豈不嚴哉

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書法

書和解關東何譏也天子者是非曲直之
主也關東諸將舉兵相攻其是非曲直之
有在矣矣不能分辨而匡直之乃遣大臣持節和
解甚矣其不振也直書譏之終綱目書遣使和
解一昭宗乾寧
一皆哀世也

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

傕汜稠完朝政
濟出屯弘農

以馬騰為將軍屯郿

董卓入關召韓遂馬騰與圖山東至會
卓死傕等皆以為將遣遂還留騰屯郿

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牧

曹操遣使上書

曹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
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
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
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
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
張揚欲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袁曹
雖睦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宜
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求為深分揚從之
昭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
黃門侍郎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
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非所以**集覽**深
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繇結之曹孫也
分扶問反交好也鍾繇
姓名繇古由字或音宙
質實昭濟陰人鍾繇穎川

徵朱儁為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卜將之暮當倉卒之時而合格天之大業昭匹大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集覽
 狼狽狼似犬頭銳頰白高前廣後狹亦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行離則躡也故人猝速無措謂之狼狽神異經曰
 俱無前足附狼而行

發明

儁前唱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儁主使儁能因此糾率同盟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悅者以就李傕之召何耶且儁尚能移檄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

討卓又何畏於儁况哉綱目書召儁為太僕矣無貶詞然是時朝命出於儁况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歟

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署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討為援以為左實揚州刺史東漢所置治壽春領廬將軍江九江會稽用陽豫章六安六安郡

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

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贊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魏後趙前燕東魏皆都於此

書法 書寇陷多矣未有書覆者書曰覆鄴城士民之塗炭甚矣綱目寇陷書覆一而已

以陶謙為徐州牧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

夏六月大雨雹

華山崩裂 統志云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書法 華山何西嶽也前書岱山裂矣桓延熹四裂異也未若崩且裂之甚也是故書華山

崩而漢亡書恒山崩而晉亡義熙五皆帝業所由起也終綱目嶽崩者二

袁紹擊于毒左髡丈八等皆斬之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郊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石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

操引兵擊謙收後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郊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郊不克乃去攻

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集覽 琅邪今益都路沂州本兖州東沂州密州皆古琅邪地陰平城名在邳州

蘭陵縣今陰平村是華費二縣俱屬東海郡華胡化反費音秘正義曰費或音扶味反今沂州費縣是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郊注見秦二世

年墟邑墟本作虛前書賈誼策社稷為虛也

實實

曹嵩而國譙人中常侍騰之養子一統志云陰平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晉廢之故城在淮安府沐陽縣西北六十里費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東漢屬秦山郡晉屬琅邪國後魏徙治縣北陽山口隋初徙治枋城屬沂州後廢唐復置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兗州府

冬十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考異

瓚積不相能

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問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詳考事情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又按興平二年書虞子和攻公孫瓚不書討

亦上虞稟糧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而巳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虞恐其終亂乃率兵十萬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

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人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高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古比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循問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爲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以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

營深險平故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
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郡邑而
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
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
相殺傷犯盜誣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元三
千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
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翁然服其
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至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
寇

集覽 積不相能積日久也素也不相能注見武
帝元朔五年伯珪公孫瓚之字尾敦敦姓名
也劉虞故吏流舊流寓之故舊蹈東海而死此戰
國趙策魯仲連語也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無終
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徐無山括地志云山在今平
州盧龍縣之北白檀山之南間至屬不句間猶言
近也謂近開來附從者至五千餘家也爲約束案
韻會約字下注以言語要結戒令約束皆曰約束

正誤 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今按問字當屬上

實 句言百姓歸之數年之間多至五千餘家

實 統志云劉虞墓在順天府涿州治東三十里
無終漢之縣名屬右比平元魏屬漁陽郡後省
唐復置屬幽州後改爲玉田縣因漢陽雍伯種名
得玉故名神龍初屬營州後還屬幽州又改屬薊
州五代至遼仍舊宋爲經州金復爲玉田縣元仍
舊國朝因之屬順天府徐無山在順天府玉田
縣東北二十里開山圖云山不灰之
水生火之石後漢田疇嘗避難於此

書法 袁紹於贛書擊此其書討何無上也唯劉
虞得書之殺未有書見殺者書見殺不以
下加上之辭也綱目之修名
分而已矣終綱目書見殺一

發明 書大司馬則見不失其官書討公孫瓚則
見有詞可執書不克見殺則見死不失節
蓋贛本受虞節度而乃暴橫抗拒虞
與兵討之名義甚正故其書法如此

十一月地震

十一月地震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二

